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远大前程

上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远大前程

上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大前程/(英)狄更斯(Dickens, C.)著;敏行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469—2044—3

I. ①远… II. ①狄…②敏…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5705 号

远大前程

著 者 (英)狄更斯(Dickens, C.)

译 者 敏 行

责任编辑 祝安静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044—3

定 价 55.80 元(上下册)

导 读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文学家，出生于朴次茅斯市郊，童年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狄更斯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耍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母亲伊莉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教一点拉丁文。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幼年的狄更斯大半时间都是在图书室中阅读度过的。他9岁时，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次变动而迁至查塔姆，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留下的。最令狄更斯伤心、也极少被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每次讲到那段往事时，他都悲伤万分，很久才能恢复平静。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大笔财富，他在24岁时便写出了处女作——《匹克威克外传》，并以此而一举成名。他的主要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圣诞故事集》、《艰难时世》、《双城记》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狄更斯一生虽然短促，但他的创作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般认为他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最重要，因为这是他创作的成熟阶段。《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是在狄更斯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后，对自己周围的人物及环境都有了深刻认识以后的成果，这是他成熟思想认识的汇总。本书的英文原名是“Great Expectations”，本意指的是一笔遗产，一些前辈们译成“远大前程”是带有一定讽刺意味的。

本书的主人公皮普是个穷苦的乡下孤儿，生活在姐姐家里，生活相当艰辛，但是，当来到贵族小姐郝维仙家之后，皮普马上便被上流社会的奢侈浮

华的生活所吸引，开始鄙视心地善良但缺乏“教养”的乔，并开始为自己的出身而羞耻。而在此之前，他的理想只不过是当一名像他姐夫一样的铁匠而已，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使他也想着自己有一天能过上等人的生活。后来，他发现了郝维仙小姐的秘密：当郝维仙小姐被抛弃后，时常处于一种半疯狂的状态，她收养少女埃斯苔娜的目的，就是要把她培养成为自己报复男人的工具，教她如何用美貌去折磨男人。一心渴望着要出人头的皮普，爱上埃斯苔娜后，便受到她的百般嘲弄。而恰在此时，皮普却意外得到一笔资助，可以用这笔财产去伦敦接受“上等人”的教育，竟还以为是郝维仙小姐有意栽培他，觉得自己有了“远大前程”。他不久便在伦敦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快，他的绅士梦开始醒了：那个资助他的恩人，竟然是他小时候曾帮助过的一名苦役流放犯。后来，他那位情有独钟的埃斯苔娜离开了他。至此，现实生活教育了皮普，他开始重新认识现实生活。他便回到那个一直都在关心着他的乔的身边，也同情起那个苦役流放犯来了。

狄更斯通过本书的主人公皮普这个典型，揭示 19 世纪的英国世态人情，也揭示了像皮普那样追求所谓“远大前程”的不可实现性。这体现了 19 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理智——依靠遗产或剥削他人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狄更斯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想说明环境对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观。皮普的人生经历便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也是狄更斯对他思想的一个总结。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很自然地把他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道德观都总结到了这部著作中。

对于本书的翻译，我们本着直译的原则，尽可能体现原作者的本意。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在人名、地名以及一些特定称谓上，并不是随意追求标新立异，还是沿用前辈们的既定译法。

第一章

我父亲的姓是皮利普，而我的教名是菲利普，我小的时候，既发不出这么长的音节，又咬字不清。因此，我就把自己叫做皮普，后来别人也就叫我皮普了。

我把皮利普当做我父亲的姓，是以我父亲的墓碑为根据的，并且我的姐姐和一个铁匠结了婚——现在就是葛奇里夫人。由于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或母亲，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两位的照片（因为他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照片），我最初关于他们模样的想象，是不合理地根据他们的墓碑想出来的。我父亲的墓碑上的字体，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他是一个正直、勇敢、黑黑的，有一头黑卷发的人。从墓碑上刻着的另外几个字——“及上述人之妻乔其雅娜”，我又得出一个幼稚的结论，那就是，我的母亲是一个脸上长有雀斑、并且体弱多病的女人。另外还有五个菱形的小石碑，每个大约有一英尺半高，整齐地排列在我父母的坟墓旁边，这是我对我的五个小哥哥的神圣记忆——他们放弃了求生，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虔敬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信仰，坚信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仰面躺着，手插在裤袋里，而且从来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过，就和现在躺在墓中的样子相同。

我们的家乡是一片沼泽地，处在一条河的下游，沿河蜿蜒而下，距海还不到二十英里。我领略世面的最清晰、最生动的记忆，好像是在一个难忘而又阴冷的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才弄清楚，这个长满荨麻的凄凉的地方是一块教区墓地；这个教区的菲利普·皮利普，以及上述者之妻乔其雅娜都已经死了，双双埋葬于此；还有前面说到的阿历克山大、巴斯奥鲁米、亚布拉罕、特比亚斯和罗吉尔，那五个幼小的孩子，也都死了，全都埋葬在这儿。在教区墓地的那一边，一片幽暗平坦的荒凉之地便是沼泽地，那里沟渠纵横，小丘起伏，闸门交错，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牛儿在那里

喂养着；那边的地势较低，铅灰色的地方是一条河；而更远的像有一个野蛮的洞穴，上面刮着强劲的风的地方，自然就是大海；而那个对这一切感到害怕的、正在颤抖并开始哭起来的小不点儿，正是我——皮普。

“不要吵！”突然响起一声可怕的叫喊，同时，一个人从教堂门廊侧旁的墓地里跳出来，“安静点儿，你这个小鬼，否则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穿着一身粗糙的灰衣服，腿上还戴着一个大铁镣。他头上没戴帽子，穿着一双破烂鞋，一块破布在前额上系着。这个人已经被水浸湿了，在泥里面差一点窒息。他的腿被石头碰伤了，脚也被石块割破，身上被荨麻的针刺和荆棘上的刺弄得到处都是伤口。他全身发着抖，一瘸一拐地走着，还瞪着眼睛吼叫着。在他抓住我的下巴的时候，他的牙齿在咔嗒作响。

“噢，不要割断我的喉咙，”我害怕地恳求他，“请你不要这样做，先生。”

“告诉我你的名字！”这个人说，“快点！”

“皮普，先生。”

“再说一次！”那人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我。“说大声点儿！”

“皮普，皮普，先生。”

“告诉我你住在哪儿，”那个人说，“把那个地方指出来！”

我把我们村子的位置指给他看，村子就坐落在离教堂有一英里远的平坦海岸上，四周矗立着一些赤杨树和截梢树。

那个人看了我一会儿，就把我倒着掂起来，掏空我的口袋。口袋里除了一块儿面包，什么也没有。当教堂变为原来模样的时候——因为他突然有力地把我弄了个头朝下，于是我看到尖塔在我的脚下——而现在，我是说，当教堂变为原来模样的时候，我正全身颤抖地坐在一个高高的墓碑上，而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块面包。

“你这个小狗崽子，”他一边说，一边舔着嘴唇，“你这张小脸蛋长得倒挺胖呀。”

尽管当时从我的年龄来说，我不高，也不健壮，但是我相信，我的脸长得确实是胖了点儿。

“他妈的，我不信我吃不了你的脸蛋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晃动着他的头，“我真想吃掉你的脸蛋儿。”

我连忙恳求他不要吃我的脸蛋儿，并且紧紧地抓住他把我放上去的那块墓碑，以便自己能够坐稳不摔下来，而且还尽力忍住眼泪不至于哭出来。

“现在，你看着我，”那人说道，“你妈妈在哪儿？”



“在那儿，先生。”我说。

他吓了一跳，然后拔脚就跑，一会儿又停了下来，扭回头来看看。

“在那儿，先生！”我胆怯地向他解释道，“也就是乔其雅娜，那就是我妈妈。”

“噢！”他说着又跑了回来，“那么和你妈妈葬在一起的是你的爸爸了？”

“是的，先生，”我说，“是我爸爸，那儿写着‘已故的本教区居民’。”

“哈！”他一边考虑，一边嘀咕着，“你和谁住在一起——假如我没有杀你，让你活下去的话。不过，我还没有考虑好，是不是让你活下去。”

“和我姐姐住在一起，先生，就是乔·葛奇里夫人——铁匠乔·葛奇里的妻子，先生。”

“铁匠，哦？”他说着低下头看了看他的腿。

他阴沉着脸，来回把他的腿和我看了好几次，然后，他走近我坐的墓碑，两手抓着我，尽力把我往后按，用他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珠深处，而我的眼睛只能无望地看着他。

“现在注意了，”他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会不会让你活下去。你知道什么是锉子吗？”

“知道，先生。”

“那么你知道食物是什么吗？”

“知道，先生。”

他每问完一个问题，就把我往后按一点儿，为的是给我一种危险而又无助的感觉。

“你给我弄来一把锉子，”他把我又按了一下说，“再给我弄些吃的来。”他又把我往后按了一下，“你要把这两样东西都给我带来。”他再一次把我往后按，“否则我就把你的心肝五脏都挖出来。”说完，他又一次把我向后按了一点儿。

我感到非常的恐惧而且眼冒金星，以至于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他，并且说：“如果你能好心地让我直起身子来，先生，或许我还不至于吐出来，而且我也许能更留意你说的话。”

于是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使我滚到地上，这一滚似乎连教堂也跳了起来，而且跳得比屋顶上的定风针还高。然后，他又抓住我的两个胳膊，让我直直地坐在墓碑上面，而他继续说着他那些骇人的话：

“明天一大早，你要给我带来锉子和食物。你要把这些东西带到那边的老炮台前，交给我。你做这件事，决不能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见过像

我这样的一个人，或者遇到过其他的什么人，这样我才会让你活下去。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者哪怕有半句话不听我的，不管这句话是多么不重要，那么，我将把你的心脏挖出来，在火上烤熟，然后吃掉。现在你要知道，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其实有一个年轻人和我藏在一起。你别以为我是一个恶魔，跟那个年轻人相比，我是一个天使。他正躲在那儿听我们讲话。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秘密办法，能够捉住一个小孩子，然后吃掉他的心肝五脏。小孩子想把自己藏起来，躲过那个年轻人是不可能的。即使小孩子把自己的房门锁上，睡在温暖的床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再把衣服蒙在头上，以为自己又舒适又安全，可是这个年轻人会轻轻地爬呀、爬呀，爬到他的床边，把他的胸膛撕开。不过你放心，现在我已经花了好大的劲，使那个年轻人在目前不会伤害你。当然，要让那个年轻人永远不伤害你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你想说些什么呢？”

我说我一定会给他带去一把锉子，还会给他带去我所能弄到的东西，哪怕是残剩的食物，并且会在明天一大早在炮台前交给他。

“你发誓，如果你做不到，上帝会把你击死。”那个人说。

我照他的话做了，他这才让我从墓碑上下来。

“听着，”他继续说，“你要记住你应该做的事，还要记住那个年轻人，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晚——晚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的话太多了！”他说着，用目光扫视着四周寒冷潮湿的沼泽地，“我真希望我是一只青蛙，或者是一条泥鳅。”

与此同时，他用两个胳膊紧紧地抱住自己颤抖的身体——好像一不抱紧，整副身体就会散掉——一瘸一拐地向教堂的矮墙走了过去。我看着他走开，走进荨麻丛生、荆棘缠绕的坟堆中。以我幼稚的想法看来，他好像是在躲避着那些死去的人们从坟墓中伸出来的双手，生怕他们拖住他的双踝，把他拉进坟墓中去。

他走到教堂的那堵矮墙前，像一个双腿麻木、僵直的人那样，从墙上翻了过去，然后，他又转过头来看看我。当看到他把头转过来的时候，我立刻头也不回地拼命摆动自己的双腿朝家奔去。不过，一会儿，我又转过头来看看，看见他还在朝着大河走去，两个胳膊仍旧紧紧地抱着身子，拖着疼痛的双脚在沼泽地的大石头中拣道而行。因为这里是沼泽地，所以在下大雨或是涨潮的时候，就得沿着石头走。

当我停下来望着他的时候，那片沼泽地已经变成一条又长又黑的水平线，

而那条河却成为另一条水平线，只不过没有前者那么宽，那么黑。这时的天空已经变成一行交织的带子，怒红浓黑相间。

在河岸上，我所能模糊分辨出来的只有两个黑东西，好像垂直地立着。其中之一是水手用来掌舵的灯塔——好像是一只脱了箍的桶，挂在杆子上——你越走近它，它就越显得丑陋；另一个是绞刑架，几根镣铐挂上面，那里曾吊死过一个海盗。那个人正一瘸一拐地走向绞刑架，好像他就是那个已经复活并从绞刑架上下来的海盗，现在正回去再把自己吊上去。这个想法不由得使我毛骨悚然。当我看到牛儿也在抬起头盯着他的时候，我真想知道，牛儿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我向四周看看，寻找那个可怕的年轻人，然而一点儿踪迹也没有找到。但是现在，我再一次地感到恐怖，连忙往家里跑去，一刻也不敢停。

第二章

我的姐姐，乔·葛奇里夫人，比我大二十几岁，她经常说，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因此她备受邻居们的称赞。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想知道“一手”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她有一双粗糙笨重的手，而这双手也经常习惯性地落在她丈夫和我的身上，我想乔·葛奇里和我就是这样由她一手带大的。

我的姐姐不是一位漂亮的女人。我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她一定是利用某种手段才使乔·葛奇里跟她结婚的。乔是一位皮肤白皙的男人，两颊光滑，双鬓留着金色的毛发，眼睛里发出飘忽不定的淡蓝色的光，淡得几乎和他的眼白混为一体。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容易相处、虽有点傻但却很可爱的人——在力量方面，他是一位大力士，但他也有软弱的时候。

我的姐姐乔夫人，有着一头乌发和一双乌黑的眼睛，但突出的一点儿是她的皮肤是红色的。有时我不禁想，她很可能是在自己洗澡的时候不用肥皂，而是用肉豆蔻擦洗皮肤的。她又高又瘦，身上总是围着一件粗糙的围裙，用两个活结系在背后。还有一个结实的方形的围嘴围在胸前，上面别满了大头针和缝衣针。她成天围着这件围裙就是为了以此为资本去狠狠地责备乔。不过，我却认为，她完全没有必要围着围裙，即使要围围裙，也不必每天都围着。

乔的铁匠铺和我们的住房连在一起，我们的房子是木制的，和我们乡下的许多住房一样——在那个时候，大部分住房都是木制的。当我从教堂墓地跑回家里的时候，铁匠铺已经关门了，乔正孤独地坐在厨房里。乔和我同是沦落人，所以我们俩彼此信任，推心置腹。在我打开门向里面窥视时，我看到门对面的火炉边正坐着乔。

“乔夫人出去找你已经有十二次了，皮普，现在她又出去了，和前十二次一样。”

“她去找我了？”

“是的，皮普。”乔说，“更糟的是，她拿着那根呵痒棍。”

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不停地扭动着背心上仅有的那颗纽扣，非常沮丧地看着炉火。呵痒棍是一种棍头涂着蜡的细长的棍子，因为经常被我用来搔痒痒用，所以已经磨得光溜溜的了。

“她一会儿坐下，”乔说，“一会儿又站起来，后来就一把抓起呵痒棍，疯狂地跑了出去。就是这些。”乔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用火钳拨着火，同时看着炉火：“她疯狂地跑了出去，皮普。”

“她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乔？”我总是把他当做大男孩来看，认为他也只不过和我差不多罢了。

“是的，”乔看了一眼那座荷兰式自鸣钟说道，“她最后一次疯狂地跑出去已经有五分钟了，皮普。她回来了！快躲到门后去，老伙计，用那条长毛巾遮住你。”

我照乔的话做了。我的姐姐，乔夫人，猛地把门推开，就发现门后面遮盖着一件东西，立即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于是用呵痒棍去试探。试探的结果就是把我扔了出去——我经常充当他们夫妻之间的炮弹——乔很高兴地接住我，把我放在火炉旁，用他有力的双腿悄悄地保护着我。

“你去哪儿了，你这个小猴子？”乔夫人跺着脚说，“赶快告诉我，你去干什么了，害得我着急、害怕、担心，不然的话，即使有五十个皮普，加上五百个葛奇里，我也要把你扔到墙角里去。”

“我只是到教堂墓地去了。”我坐在凳子上，一边哭着说，一边揉着身上疼痛的地方。

“教堂墓地！”我姐姐重复着，“如果没有我照料你，怕你早已经进了教堂墓地，躺在那儿了。是谁把你一手养大的？”

“是你。”我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知道？”我姐姐大声吼叫道。

我呜咽着说：“我不知道。”

“我不要再这样做了！”我姐姐说，“我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做了！你不知道，我可知道这是为什么。老实跟你说，自从你出生，我就从来没有去掉过我的围裙。做一个铁匠的老婆已经够糟糕了（更何况他还是葛奇里），还要做你的妈妈。”

我悲伤地看着炉火，而思想却已经飘离了这个问题。盘旋在我脑海里的，是那个出现在沼泽地上、腿上戴着铁镣的逃亡者，还有神秘的年轻人、锉子、

食物，以及那个可怕的誓言。而我就要在我寄居的地方做一次小偷儿！炉火冒出复仇的火焰，使这一切都跳到了我的眼前。

“哈！”乔夫人说，同时把呵痒棍放到了原来的位置。“教堂墓地，当然！你们两个人都说是教堂墓地。”实际上，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说教堂墓地。“你们两个人都想把我赶进墓地，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哦，没有我，看你们这对活——活宝怎么办！”

然后她便去收拾茶具了。这时乔从他的大腿下面窥视着我，仿佛心中正考虑着我和他自己，打算着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严重后果，我们这一对难兄弟该怎么办。他坐在那儿，摸着自己头右侧的淡黄色卷发和胡子，淡蓝色的眼珠随着他夫人的来回走动而转来转去。凡遇到这种恶劣情形，他总是这个样子。

我姐姐给我们切面包、涂奶油，总是非常利索，并且动作一成不变。首先，她用左手把一条面包紧紧地压在她的围嘴上——自然，有时候是一根大头针扎进去，有时候又是一根缝衣针扎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吃进嘴里了。接着，她就用餐刀弄一些黄油（不是太多），然后把它抹在那条面包上。做这件事的时候，她采用药剂师做事的办法，好像在做膏药一样——用餐刀的两面，快速敏捷地把奶油均匀地涂在面包上。接着，她用餐刀在膏药边上做最后一次精心的涂抹，然后，从那条面包上切下非常厚的一片。最后，在这片面包和整条面包完全分离之前，她又把它切成两部分，乔得到一半，我得到另一半。

在那个时候，尽管我很饿，但是我不敢吃我的那一份面包。我觉得我必须保留一些给那个可怕的朋友，以及他的伙伴，就是那个更加可怕的年轻人吃。我明白，乔夫人的家务管理是最严格的那种，我不可能从食橱中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我决定把我那一大块奶油面包藏在我的裤腿里。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努力和决心都是必要的，我发觉，这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不得不下决心从很高的房子上跳下来，或者跳进一片非常深的水中。而乔又不知道此事，这就使这件事更加困难了。我已经提到过了，我和乔同病相怜，他本性善良，和我有着很深的友谊。我们吃晚饭有这样的习惯，不时悄悄地举起面包，比较一下吃面包的速度，再彼此会心地赞美一下——这样我们啃面包就会更加有劲。

今天晚上，乔几次展示他那片快速缩小的面包，要我和往常一样加入友谊赛中。但是，每一次他都发现，我的一只膝盖上放着我的那个黄色茶杯，在另一只膝盖上是我那块从未动过的奶油面包。最后，我苦思冥想，决定这

件事我必须做，并且要在合适的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于是我就在乔注视过我后刚把头转过去的一刹那，把我的奶油面包放进了我的裤腿里。

显然，乔以为我的胃口不好而不想吃，因此他也感到无精打采浑身没劲。他心思沉重地咬了一口面包，好像吃得并不得劲。他在嘴里嚼着那一口面包，比平常用得时间要长得多。他边吃边想，最后像吃药丸那样把那口面包吞了下去。在他刚刚抬起头，准备再咬一口面包的时候，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我身上，突然发现我的奶油面包不见了。

乔停止了咬面包，带着惊疑而愕然的表情看着我。这太明显了，难免逃脱不了我姐姐的观察。

“发生什么事了？”她严厉地说，同时放下手中的茶杯。

“我敢说，你知道，”乔嘟哝着，一边对我摇着头，一边非常认真地劝我，“皮普，老伙计，你是在伤害你自己，它会卡在什么地方。你不能一口吞下它，皮普。”

“究竟怎么回事？”我姐姐比先前更严厉地追问道。

“如果你能咳出一小点儿的话，皮普，我劝你还是咳出来一点儿好。”乔说，他被吓得已慌了手脚，“礼仪固然是礼仪，但是你的身体也还是你的身体。”

这时，我姐姐非常的失望，以至于她突然扑向了乔，抓住他两边的胡子，把他的头在他身后的墙上撞了好长一段时间。而我坐在墙角里，非常愧疚地看着这一切。

“现在，或许你该说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我姐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这个瞪着眼的欠打的大肥猪。”

乔无能为力地看看她，接着毫无办法地咬了一口面包，又看看我。

“你知道，皮普。”乔严肃地说，最后他一口把面包全部塞到嘴里，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好像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说：“你和我永远都是朋友，我不会告发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但是这样，”他移了一下椅子，在我们之间的地面上找了一阵，接着对我说：“像你这样把食物一口吞下，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他囫圇吞下了他的面包，是这样的吧？”我姐姐大喊道。

“你是知道的，老伙计，”乔说，他看着我，没有看乔夫人，他刚才咬的那口面包仍在他嘴里，“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时常发生——作为一个男孩，我也是众多吞食者的一员，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能够和你相比的，皮普，你吞下这么大一块面包却没有死，这真是上天的仁慈。”

我姐姐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头发，像钓鱼似的把我拎了起来，说的是再没有那样可怕的话了，“你快点过来让我给你服点药。”

一些兽医把过去用的柏油水当做一种良药，乔夫人总是把它当做备用品放在食橱里；又因为它肮脏不堪这一优点，而受到她的信任。在最幸运的时候，这种药被选作滋补剂，要我大喝这种万能药，以至于让我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闻起来都有一种新筑成的篱笆味。

在今天这样一个我得了紧急病症的特殊的晚上，需要用一品脱的这种混合物，为了使我更舒服点儿，我姐姐把我的头夹在她的胳膊下面，像是用拔靴器拔靴子那样，把柏油水倒进我的喉咙里。乔也被迫喝了半品脱，不过，他被迫吞下那药（他本是坐在火炉前，慢慢地咀嚼着刚吃下去的面包，漫不经心地思考着，而现在给弄得有些心慌意乱了），“是因为他有些吃惊”。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我以为，如果他刚才没有吃惊，那么现在，他肯定是吃惊不小了。

良心，无论是在谴责成年人或者是谴责孩子时，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秘密的负担，和他的裤腿里的另外一个秘密的负担，这两个加起来，这种良心的谴责，真是一种极大的惩罚（这一点我可以作证）。一种犯罪感就是，我准备去偷乔夫人的东西——我永远都不会认为我准备偷乔的东西，因为，我从来都不认为家里的任意一样财产是属于他的——当我坐下来，或是被命令到厨房里去干些小活儿，我都必须一直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奶油面包上，这差不多使我发疯了。

当时，沼泽地上的风把炉火吹得忽高忽低，我好像听到了外面的声音，那个腿上戴着镣铐，曾经让我发誓保守秘密的人的声音正在说，他太饿了，不能也不想等到明天了，现在必须得吃点儿东西。有好几次我都在想，那个年轻人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才能制止他的手来挖我的心脏，如果他饿得等不及了，或是他弄错了时间，误认为他应该在今天晚上，而不是明天的话，那么他就会来取我的心脏了！如果曾经有人因为恐怖，而被吓得头发竖了起来，那么当时，我的头发一定已经竖起来了。不过，也许世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圣诞节前夕，我必须坐在荷兰时钟旁边，从七点到八点，拿着一根铜棒搅拌明天要用的布丁原料。我在尽量忍受着腿部的负担（这使我重新想起了那个腿部也有负担的人），接着，我发现，干活快要把那块奶油面包从裤腿里震出来了，简直无法控制。令人高兴的是，不久我离开那儿了，把我的一部分良心藏在了顶楼的卧室。

“听，”当我做完了我所忙碌的事，趁还没有上床睡觉之前，在火炉角取

暖的时候，我对乔说，“那是大炮的声音吗，乔？”

“啊！”乔说，“又有一个犯人逃走了。”

“万人是什么意思，乔？”我说。

那个经常做解释以显示自己的乔夫人，突然说，“有犯人逃走了，逃走了。”她解说的腔调跟给我灌柏油水时一样。

当乔夫人坐下来，低下头做她的针线活儿的时候，我用口形对乔说，“什么是犯人？”乔也用非常复杂的口形回答了我，以至于我除了弄明白了一个单词“皮普”以外，其他意思一个没弄懂。

过了一会儿，乔大声说道：“昨天晚上，有一个犯人逃走了，是在太阳落山以后。他们开枪警告他。而现在看来，他们正在警告另一个犯人也逃走了。”

“谁在开枪？”我说。

“你这个小鬼真讨厌，”我姐姐从针线活儿上抬起头，一边皱着眉头看着我，一边说，“你的问题那么多，你问得越多，就越容易受骗。”

我想，我对她并不是太有礼貌，这其中也暗示着，如果我问了不少的问题，那么我将会被她骗的。不过她从来都没有礼貌，除了这里有客人在场。

就在这时候，乔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的嘴张得很圆，这大大增强了我的好奇心，我注意到他的口形看起来好像是在说“生气”。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指着乔夫人，用我的口形说“她吗？”但是，乔根本没有理会我，他又一次把嘴张得圆圆的，着重地强调了那个词。可惜，我完全不能猜出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乔夫人，”我只好用最后一个办法，说，“我很愿意知道——如果你不太介意的话——究竟是什么地方放的炮？”

“希望上帝保佑这个孩子！”我姐姐大叫着，好像她一点儿也没有让上帝来保佑我的意思，而却恰恰与之相反。“是监狱船上放的。”

“哦！”我看着乔，说，“监狱船！”

乔责怪性地咳嗽了一下，好像在说，“是呀，我也是这么给你说的。”

“请问什么是监狱船？”我说。

“这就是小孩的习惯！”我姐姐一边冲我摇着头，一边用针和线指着我大声嚷道，“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又会立即问你十二个问题。监狱船就是关犯人的船，就在‘沼’的对面。”在我们这一带，我们经常用“沼”这个名字表示沼泽地。

“我想知道什么人被关在监狱船里，并且，他们为什么被关在那儿？”我



以一般的方式，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问道。

这些话对乔夫人来说实在太多了，她立即就恼了。“我给你讲过什么，小家伙，”她说，“我把你一手养大，不是让你总是逗着人玩的。如果你是那样的人，那对我来说，是谴责，不是赞扬。那些人之所以被关进监狱船，是因为他们谋杀、抢劫、伪造物品，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他们都是从问问题开始的。现在，你该上床睡觉了！”

上床的时候姐姐从来不允许我用一支蜡烛照明，现在，当我在一片黑暗中上楼的时候——因为乔夫人说最后那些话的时候，她用顶针在我头上像摇小手鼓一样地顶了我一下——我的头还有刺痛的感觉。监狱船就在附近，这对我来说，要被关进去是非常方便的。我已经开始问问题了，并且，我还准备去偷乔夫人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还是经常在想，究竟有几个人能了解孩子心中的秘密，了解恐怖的袭击，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管这种恐怖多么的不合常理，但是对孩子来说，它毕竟是恐怖。那个想要挖出我的心肝五脏的年轻人吓得我要死；和我谈话的那个腿上系着铁镣的人吓得我要死；我也被自己可怕的誓言吓得要死。我并不指望我神通广大的姐姐来解救我，因为她每次都拒绝帮助我。现在我都害怕想起，在那样恐怖的状况下还得保守那个秘密，我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那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自己置身在汹涌的河流中，正漂向那个监狱船。当我经过那个绞刑架时，一个可怕的海盗正用一个喊话筒对着我喊，说我最好是到岸上去，赶快去受刑，不要再拖延了。即使我有睡觉的倾向，我也不敢睡，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晨，天刚破晓的时候，我就必须到食品室去偷东西。晚上是不能偷东西的，因为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不用费力摩擦就取到火的工具，要想点着灯，我就必须用火刀火石撞击来取火，这样发出来的噪音跟那个海盗身上的铁链发出的咔嚓声相差无几。

通过小窗，我一看到外面那天鹅绒般的夜幕泛出一丝灰白，就连忙起床，向楼下走去。路上的每一块楼梯木板，以及楼梯木板上的每一个裂缝，都好像在我身后喊着，“抓贼，乔夫人快起床抓住那个贼！”我来到食品室，这里的食品远远比平常丰盛，这得归功于圣诞节。在我才转过半边身的时候，我差点儿撞在倒悬着的一只野兔上，吓了我一跳，而且它好像还对我眨着眼睛。我来不及去确认什么，也来不及去挑选，更来不及去管任何事情，因为我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